



自由之痕

伊 甸 著

古吴轩出版社

中国·苏州

自由之痕

伊甸 著

中国·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自由之痕 / 伊甸著. — 苏州 : 古吴轩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546-0462-5

I. ①自… II. ①伊… III. ①自由—研究 IV.
①D0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5919号

责任编辑: 俞 都

装帧设计: 鲍 方

责任照排: 鲁晶晶

责任校对: 蒋丽华

书 名: 自由之痕

著 者: 伊 甸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 458 号 邮编: 21500

Http://www.guwuxuancbs.com E-mail: gwxcbs@126.com

电话: 0512-65233679

传真: 0512-65220750

出 版 人: 钱经纬

印 刷: 无锡市证券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2.5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6-0462-5

定 价: 5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联系电话: 0510-85435777

引言

自由，从古到今，不知有多少人赞美和向往过她。

在古希腊神话中，自由神与太阳神、爱神、智慧神一样，是人们喜爱的神，美好的象征。

法国七月革命后，浪漫派画家德拉克罗瓦绘出了《自由引导人民》的不朽名作。画面上，那代表自由寓意的妇女挺立在沾满着泥土和血迹的牺牲者中间，手提钢枪，高擎红旗，召唤着头戴贝雷帽的青年和头戴礼帽的文雅的大学生去为自由而战。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则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今天，在纽约湾岸边，由法国著名雕塑家巴特勒迪设计的自由女神像巍然矗立，令人神往。

无疑，人是热爱自由的动物。

然而，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在各种名词中间，歧义丛生，以各种方式打动人心的，无过于自由一词。”

自由，有人赞美她，也有人诅咒她，有人称之为华而不实之词，

更有人视之为蛊惑人心，引起社会骚动的洪水猛兽。

自由的真正含义究竟是什么？人能否获得和怎样获得自由？这一难解之谜吸引着一代代人去探索和追求。人，既有解谜的欲望，又有解谜的能力。诚然，就个人而言，也许会身陷迷宫，苦苦求索一生，仍找不到通向光明的途径，但探索者的勇气和胆略则始终是人类进步所不可缺少的！正是这样的冲动和激情撞击着生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我，写下了这本小册子。



德拉克罗瓦 (1798-1863)

目 录

引言

- 1 自由思想的历史考察
- 2 古希腊、欧洲中世纪时期和机械唯物主义者的自由思想
- 8 十七至十八世纪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的自由思想
- 20 十七至十八世纪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者的自由思想
- 26 十九世纪欧洲自由主义者的自由思想
- 32 十七至十九世纪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自由思想
- 35 十九世纪中后期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自由思想
- 38 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思想
- 44 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自由思想和当代西方人的自由心态
- 53 庄子的自由思想和中国国民传统的自由心态

60	自由问题的思索
61	自由的涵义、分类及其演进线索
74	自由与必然
86	自由的相对与绝对
100	自由与社会规范
115	自由与文明
124	自由进程中的障碍及清除
174	附一：死生说
182	附二：中西方人生伦理观的差异

自由思想的历史考察

面对茫茫的宇宙，人类不断追寻过自由的真义，无名小卒的思索连同自己的身躯一块默然消失在时间恒河之中了，而那些时代的幸运儿则在他们身后矗起了一座座思想的丰碑。研究前人留下的精神遗产，无疑是深化认识的前提条件。因而，本书的第一部分将循着时间的先后顺序，并侧重于近代欧洲，对自由思想做一番历史考察。由于自由问题几乎为所有思想家涉及，所以，要把历史上的自由思想全部列出是困难的，也是不必要的，故只好尽己所能，择其主要的加以叙述。再者，对于逝者的思想随意发挥和评头论足，或吹捧，或贬低，均非今人之天职，且恐失之于人道。因此，文中多用原话以保持其本意，力求客观的介绍是撰文的一大原则。这样，本书的第一部分在读者看来，便很可能像一篇零碎的文献笔录或考察记载。

古希腊、欧洲中世纪时期和机械唯物主义者的自由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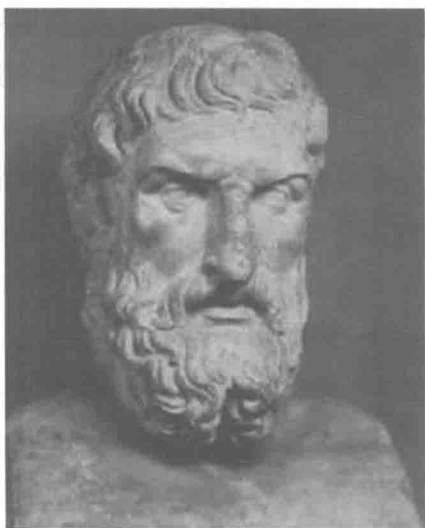
要追寻欧洲自由思想的踪迹，那就得把我们的思绪拉回到公元前的古希腊。古希腊是欧洲历史的起点，文化的摇篮，这里几乎孕育了欧洲后来一切思想的胚胎。在这群星璀璨的历史阶段上，关于自由思想，值得一提的有这样几位学者。自然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火产生一切，一切又复归于火。一切都为对立的过程所宰制，一切都服从命运，而命运就是自然的必然性，就是贯穿于宇宙实体的“逻各斯”，它万古长存，支配一切，驾驭一切。人的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在谈到人的社会生活时，他特别强调法律的作用，认为城邦必须用法律武装起来，有了法律，人们才能过好的城邦生活。而人的一切法律又都是那唯一的神圣法律，即决定一切的“逻各斯”所养育的。这一思想被后人视为开创了欧洲政治思想领域自然法的先河。

但是，另一位哲学家伊壁鸠鲁却不信那个拿来当作万物之主的“命运”，他认为人拥有决定事变的主要力量，他把一些事物归因于必然，一些事物归因于机遇，一些事物归因于人自己。在他看来，必然取消了人的责任，机遇是不经常的，而人的行动是自由的，这种自由形成了使我们承受褒贬的责任。伊壁鸠鲁的上述思想在后来则受到机械论者的责难，在机械论者看来，一切都是必然的，说有的出于必然，有的出于机遇，有的出于人为，那是不可思议的。正如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词典》中就命运问题所写的：“一切都受到不变规律的支配……每一件事都是事先

安排好的，……每一件事都是必然的结果。……有一些人被这个真理吓住了，他们只承认它的一半，就像那些还了一半债给债权人，而请求再延长，用其他时间去还清其余部分的债务人一样。他们说，有一些事件是必然的，而另一些则不是。如果已经发生的事情中只有一部分是必然要发生的，而另一部分却不是，那是很奇怪的。……我当然要有热情来写下这一点，你也必须要有激情来谴责我；你我都同样是傻瓜，是命运手中的玩物。”但是，伊壁鸠鲁的看法却为当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

特别是耗散结构理论等非平衡系统自组织理论的新进展所肯定。比利时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伊·普里戈金在他和一学生合写的《从混沌到有序》一书中就这样明确表示过：

“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处在一个可逆性和决定论只适用于有限的简单情况，而不可逆性和随机性却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之中。”他们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决定与非决定，必然与随机并存着，各在适于自己活动的领域中发挥作用，



伊壁鸠鲁（前 341—前 270）

而其中无序性、暂时性、不可逆性、随机性的一面要比有序性、稳定性、可逆性、必然性的一面意义更大。应该说，从伊壁鸠鲁到伊·普里戈金的回复是很有趣的，但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复，前者只是一种天才的猜测，后者则是科学发展、人类认识深化的产物，是人类认识史上的否定之否定。

再说，那个认为哲学的目的不在于认识自然，而是“认识自己”的苏格拉底，则明确反对哲学家探讨事物的本性和必然性等问题，认为

那样做是愚蠢的，他所期望的只是多讲讲与人类有关的事情。还有智者派哲学家普罗塔哥拉曾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著名命题，他把个人的感觉当作存在和不存在的标准，这无疑蕴含着个人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的精神，但也从认识论的角度积极肯定了人在宇宙万物中的地位和认识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

“中世纪的精神历史是写在大教堂的石头上的。”——维克多·雨果。

自公元465年西罗马帝国覆亡开始的西欧社会中，《圣经》至高无上，神权在王权之上统治一切，本来作为“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基督教，由于富人参加并逐步控制教会，成了统治阶级用来欺骗和麻痹人民以维护自身特权的精神支柱。在宗教的统治下，现存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面纱，上帝作为人类不可知力量的化身，作为“无限”与“必然”的代称成了万物之主。上帝创造一切，支配一切，高于一切的观念成为人们观察和解释一切问题的依据。现存的活生生的人对自身创造的精神杰作——上帝，顶礼膜拜，甘为奴仆。人们渴望自由，却把自由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天国之中，而不是积极地到现实之中去寻求和创造。为了救赎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的“原罪”，拯救自己堕落的本性，以复归自由而幸福的伊甸园，人爱上帝胜过一切，为了上帝而轻视自身，默然忍受人世间的一切不平等和磨难。因而，要说在黑暗的中世纪也有自由的话，那就是有产特权阶层剥削压迫劳动人民，自己享受骄奢淫逸生活的自由；那就是上帝的忠实信徒们甘愿披挂上精神枷锁的自由，也就是欧洲“阿Q”的精神自由。

从十四世纪后半叶起，欧洲的封建社会发生了变化，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其内部逐渐孕育成长。欧洲开始出现了不同于旧式手工业作坊的手工业工场，产生了早期的资产阶级和

无产阶级。之后随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的环球航行等地理大发现，航海贸易事业的发展，新殖民地的开辟，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迫切需求，加上东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如我国的四大发明）传到欧洲产生巨大影响，近代自然科学便应运而生。

十五世纪是自然科学的萌芽时期，十六世纪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提出，标志着自然科学的真正革命。其后，自然科学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早期自然科学的发展具有这样两个显著特点：第一，由于当时尚处于积累材料的时期，因而对自然界只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和描述，是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上的一大特点。第二，由于当时工场手工业和航海工业最需要机械力学和天文学的知识，而当时的天文学又与天体力学密切相关，因而力学很自然的优先于其他科学得到发展。研究力学又少不了数学作为工具，因此，随着力学的发展，数学也发展起来。自然科学的其他门类虽也有一定的进步，但仍处在“胚胎阶段”。

力学和数学的巨大发展，使它们几乎渗透到其他一切科学领域，当时的许多自然科学家都试图用机械力学规律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这种状况很自然地反映到哲学上，进而形成了机械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者力图从机械力学的角度来认识人，认识主客体之间关系，因而不可避免地无视或低估人的主观能动性，给自由蒙上了厚厚的昏暗的宿命色彩。例如，以机械论自然观著称于世的法国唯物主义者拉美特里先后写下了《人是机器》《人是植物》的著作，他非常赞赏笛卡尔关于“动物是机器”的论断，但认为笛卡尔由于二元论的缘故，没能把这一原则贯彻到底去研究人，于是他进而认为人与动物乃至其他无机物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在《人是机器》一书中，他这样写道：“人并不是用什么更贵重的料子捏出来的，自然只用了一种同样的面粉团子，它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变化了这面粉团子的酵料而已。”所以，人与其他动物一样，也必

须服从机械运动规律。人的肢体运动、感官反射、血液循环、肺部呼吸、心脏跳动，无一不是按照机械运动的规律进行的。在他眼里，肺就像一架不断操作的鼓风机，心脏就是一部具有强大压缩力的机器。他指出：不只像笛卡尔说的动物是机器，人也是机器，不过这架机器的构造特别精巧，比动物那架机器多几个齿轮，多几条弹簧而已。即使在闪耀着无神论光辉的法国的另一个唯物主义者霍尔巴赫的思想中，也明白无误地存有类似观点，他曾说过，人在地球的一切进步中，在他所经历的一切变化中，永远只是遵照他的机体以及自然再来制造这个机体的各种材料所固有的法则而活动。霍尔巴赫这样说过：“人这台机器的各种活动方式，不管是外表的还是内部的，尽管看起来或者实际上是非常神奇，非常奥妙，非常复杂的，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就会看出人的一切动作、运动、变化，人的各种不同的状态、变革，都经常受各种普遍的法则支配的。”在社会历史问题上，霍尔巴赫也认为：历史事件都是物理原因的必然结果。他说：“我们实事求是地去观察人，抛开权威，听从经验和理性的指引，把人完全放在物理规律的支配下，而不凭着想象意图使他成为例外，那就会看到，精神世界的各种现象，也同样遵循着物质世界各种现象的规律，大部分巨大的事件，我们由于无知，由于心怀成见，把它当成了无法解释的奇事，其实是非常简单，十分自然的。”

总之，以牛顿为代表的经典科学给宇宙描绘的是一幅机械论的画像。画面上，世界只是一个钟表机器，行星在其轨道上永不休止的运转，所有系统在平衡中按决定论运行，所有这一切都服从于外部观察者能够发现的普适定律。经典科学家给自己所规定的目标就是发现世界的唯一真理，发现能解释整个自然的最终普适结论。而近代自然科学的一系列惊人发现和迅猛发展恰又给人这样一种感觉：认为它已经发现了自然界变化核心处的永恒规律，进而产生出一种智慧的安全感，亦即理性的自

信，就像法国社会学家莱唯·布鲁尔所说的：“即使我们假设可能观察到某种看上去十分神秘的现象，我们也还是继续相信我们的无知只不过是暂时的，这现象肯定服从因果关系的总规律，这现象发生的原因迟早会被确定。我们周围的自然界是有序和有理性的，恰如人类的思维一样，我们每天的活动便隐含着对自然规律普适性的完全信赖。”对于经典科学家来说，似乎大自然的全部奥秘总有一天且相信很快要被人类认识了。这种状况反映到机械唯物主义中，就是既把人与自然分离开来，又把人与自然融合起来。一方面，人与自然各居一方，而具有理性思维特性的人作为独立的旁观者，可以看透自然客体的全部奥秘。他们相信大自然不会隐藏什么，或者说相信人能完全认识自然，就此而言，机械论者并不怀疑人的认识能力，这反映了当时人充满着对认识自然十足的自信。另一方面，当他们把人作为客体考察说明时，又把人还原为自然的一部分。认为人等同于植物，等同于机械，且同样遵循自然的普适规律，人只能听命于由自己认识到的“机械运动规律”“因果律”“必然法则”，在这些神圣而永恒的普适定律面前，人只能充当奴仆。

显然，在上述思想中，既充满了唯物主义精神，又投射着理性的光芒，但由于机械论者抹杀了人在改造客观世界即实践上的能动性，因而基本上否定了人的自由。也正因为这些思想，尽管机械论者主观上都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同宗教神学做了不妥协的斗争，但客观上还是保留了上帝的地盘。一方面，他们把人与定律决然隔开，人面对规律无能为力。这样，那些外在的定律（或必然）实际上就成了上帝的代称，获得了统治人类的权力，人类的命运完全操持在它们手中。另一方面，只要那个存在于宇宙外部的“最终原因”或宇宙形成的初始条件还没有找到（其实永远也找不到，但按经典科学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既然一切都是必然的，被决定的，那么，“最终原因”就肯定存在，且能够

找到)。那么，上帝就不可能彻底排斥，上帝将依然存在并实施其无形而有力的统治。

但是，应该看到，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人们意识到了理性的巨大力量，因而十分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能够看透自然的全部奥秘而驾驭自然万物，这样就把人类提升到了宇宙万物之中心的尊位。体现在社会领域内，由于作为王权存在之根据的神权遭到理性力量的削弱，因而，自由也就犹如太阳一样，在漫漫长夜之后开始透出了光亮。

十七至十八世纪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的自由思想

由于封建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农村自然经济不能为资本主义工商业提供自由劳动力以及充足的原料和市场，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行会制和封建割据所造成的关税壁垒，度量衡的不统一，货币制度的混乱也日渐成为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沉重桎梏。因此，资产阶级对当时社会现状极为愤懑，深感自己在经济上的实力同其政治上的地位极不相称，他们没有政治权利，不能跻身于政界，在诉讼中得不到法律上的公正裁决，在社交场合常常遭到特权阶级的轻蔑和侮辱。同时，封建专制政府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排斥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封建教会和封建王权相勾结，到处设立宗教裁判所，残酷实行宗教迫害，使大批资产阶级新教徒被迫逃亡国外。这样，既然封建专制政府完全堵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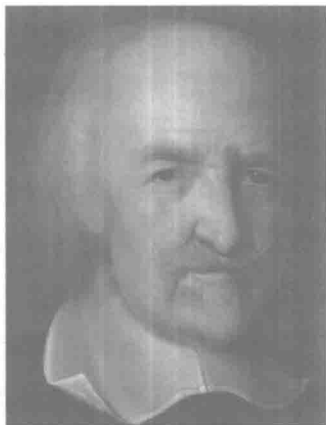
身之路，把他们推到前沿阵地，那么，他们也就只好起来造封建统治阶级的反了。而思想革命又总是政治革命的先导，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从思想上同封建神学和专制统治斗争，直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爆发，其间经历几百年的时间，即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中经宗教改革，再到法国启蒙运动，思想解放运动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这几百年是人类思想史上不朽的历史时期，是人类历史上大觉醒的时期。在这场从思想上荡涤封建势力的急风暴雨中，“自由”始终是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所擎大旗上的主要标志。但值得指出的是，文艺复兴是针对中世纪以神为中心，神奴役人的状况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他们肯定了人的价值、地位和作用，要求尊重“人性”和人的“自由意志”，要求以人权代替神权，以人的价值代替神的价值，要求重视人的世俗生活和享乐的意义。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是在复兴古希腊文化的口号下，影射和讨伐封建神学，倡导新的价值观念，那么宗教改革则是直接从宗教本身开刀，继承了文艺复兴所倡导的精神。这两大运动所涉及的主要都是人的“精神自由”的问题，是力量弱小的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含蓄表现。启蒙运动则明显不同，当时政治问题已被提上议事日程，因而资产阶级思想家直接提出了“天赋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口号，以启发人们同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愚昧主义决战。因为现实斗争的需要使他们有别于以往思想家从人和宇宙的关系研究自由，他们重视的不是“类的自由”，而是“个体的自由”；不是个体精神上的自由，而是个人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权利意义上的自由。

应该肯定，资产阶级最先系统而全面地提出了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利这样一个长期被轻视的问题。在此之前，奴隶社会中的奴隶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任奴隶主买卖、使唤，甚至杀戮；封建社会中的农奴不仅人身被束缚于土地而无自由权利，且精神上也成了上帝的奴仆。

总之，人还不明白每个人心中都有灵光，每个人都有在社会中幸福生活的平等权利。因此，自由权利的提出乃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进步。

（一）霍布斯和洛克的自由思想

十七世纪英国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对自由做了这样的规定，他说：“自由一词就其本意说来，指的是没有阻碍的状况，我所谓的阻碍，指的是运动的外界障碍，对无理性与无生命的造物和对于有理性的造物同样可以适用。不论任何事物，如果由于受束缚或被包围而只能在一定的空间之内运动，而这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

一空间又由某种外在物体的障碍决定，我们就说它没有越出这一空间的自由。……但当运动的障碍存在于事物本身的构成之中时，我们往往就不说它缺乏运动的自由，而只说它缺乏运动的力量，像静止的石头和卧病的人便都是这样。”在他看来，仅仅因为我是我本人，我才清楚地意识到我自己的欲望，当我自身之外的某人或某物妨碍了我的行动，妨碍了满足我意识到的需要时，我在外部活动中就变成非自由的了，只要在我寻求期望的对象而没有外部限制时，显然就是自由的。由此必然导出这样的结论：人要获得毫无外在人为限制的自由，就得独居，远离社会，摆脱他人对自身的制约和影响，即生活在自然状态中。但霍布斯认为：这种自由会使得个人的欲望无节制地任意发泄出来，给人类生活带来“恶毒、卑劣、贫乏、残恶和暴力”等现象，人类就是从那种自然状态演变到“人对人就如狼对狼”一样的社会状态的。为消除既成的人类紧张状态，霍布斯本人主张的方案就是采取与自由相对立的政治手段来限制自